

□ 策划

古徽州的私塾之行

商人兴资捐办 村村到处林立



南湖书院

休宁自古有句话“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的就是休宁古代私塾林立、无村不有的盛况。

这也就是休宁为什么是中国第一状元县的最好解释。

古人以为“学以畏而成”，“十个钱读书，七个钱买打”，“我的儿子不听话，老师只管打”，几千年的私塾也造成“师道尊严”和体罚学生的恶习。但这种民办基础教育的组织形式，多样又适用性强，遍布广大农村和城市，其作用绝不可低估。再小的村都有一所私塾，大点的村则远不只一所。

徽商有个特点，崇文重德。他们自己做生意，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官道，走上仕途。

因而，徽州乡村里的私塾基本上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 张亚琴

抱一书斋

守约而学的免费读书

位于黟县碧阳镇南屏村“抱一书斋”，是李氏家族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当时作为私塾供家族中子弟读书之用。

房主李宗媚，又名李金榜，出生于清道光年间，当年由于家境贫穷，只读了两年的私塾就外出商营谋生，光绪年间，李宗媚因营运淮盐而发了大财，是黟县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成为闻名大江南北的富商。

在故乡，他捐资兴办教育，在西递、陈阉、南屏村分别办起了三所免费私塾，以供穷子弟入学读书。“抱一书斋”就是三所私塾之一，建于光绪年间距今约130年，取名为“抱一”。

“抱一”二字取自《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按照《辞源》的诠释，“抱一，犹守约之义。”如此看来，李宗媚当年将书屋命名为“抱一”或许有两层含义：一是督促自己永远信守“免费私塾”之约，二是激励家族学子抱定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地一心学习。

其中，敬贤堂为当年教书先生的故居厅堂，显然有些窄小、暗淡，中间挂有孔夫子画像。而用于上课的穆贤堂较为宽敞和明亮。怡心园是学子们下课休息嬉戏的场所，其布局和苏州园林很是相像，有廊亭、回廊和美人靠及月亮门。

以文家塾

选址宏村最美的地方

现在的人，更多地是叫它“南湖书院”。

在明代末期，黟县宏村人在南湖北畔修建了六所私塾，又称“依湖六院”。在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此六院被合并，取名“以文家塾”。以文是人名，因为汪以文在书院建设过程中，出资最多，并且出力最大，汪授甲遂建议以“以文”为书院名，同时还有以文会友之义，获得族人的一致同意。

以文家塾是座具有传统徽派风格的古书院，占地约6000平方米。书院由志道堂、文昌阁、会文阁、启蒙阁、望湖楼及祗园六部分组成。一湖碧水位于书院前，连栋楼舍接着书院，书院黛瓦粉墙，与碧水蓝天

交相辉映。原有“以文家塾”金色匾额，是清朝翰林院侍讲、大书法家梁同书93岁时所书。现在门楼上悬挂的匾额为后仿。

选址于宏村风景最秀美的地方，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建筑选材考究，不亚于家族中心——祠堂，如梁柱精选白果、香樟树实木制成，因为有香气可驱除蚊虫，近两百年来没结过蜘蛛网。这种四面无窗，以漏空天井采光和透气的建筑形式，是徽派建筑的特点。天井的地下有多个蝙蝠形的漏水孔，是为了将雨水集中收集到固定的地方，形成所谓“明圳粼粼门前过，暗圳潺潺堂下流”的奇观。

书院为宏村汪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贤能的后人，诸如曾任大清内阁中书汪康年，民国时期驻英、日公使、代理国务大臣汪大燮，当代著名科学家、澳星发射研制专家之一李小姐等一批著名学者均启蒙于此。

吴尔宽私塾

陶行知启蒙之处

在休宁，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私塾遍地，族学、社学林立；书院众多，县学发达。县城虽小可私塾林立，到清康熙年间休宁大小私塾已达562所。

休宁人非常重视小孩受教育。小孩大了便要送入私塾，后来是“学堂”，读书识字。休宁人甚至当着小孩的面，要求老师：“小孩不听话，只管打，三个钱买书，七个钱买打。”小孩做错了事，大人总是斥之“不识得救”，意印书未读好，数还不识，怎能不犯错。

在休宁万安老街东端的一个巷弄里，有一幢两层徽派民宅。这是万安镇国学功底很深的秀才吴尔宽坐馆的私塾，现在是陶行知启蒙馆。

1898年，七岁的陶行知先生因寄养在万安附近外祖父家，来此拜万安老街的吴尔宽老先生为师就学，七年的私塾之学奠定了陶行知的学问基础。1908年，17岁的陶行知在歙县崇一学堂毕业，在这万安老街边的“古城岩下，水南桥边”码头上船，往杭州求学，与送行的父亲洒泪相别。万安老街旁父亲的身影，给少年陶行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文学小道 大路朝天

■ 陈伟

持续了近半个月的高温，温度每天都在40度徘徊。吃过饭，我决定出去走走，刚出门遇见市里下派到村工作的郑局和秦总，我们决定同行。两位队长经常散步，而路线也几乎固定，我对他们说，今天换条路线吧，总是走一条路，景色都看腻了。走月亮湾的横太路吧！我一提议，他们立刻赞同。



本文作者(左)和作家徐贵祥合影

从老三线厂的入口进，穿过月亮湾作家村的核心区，再从太阳冲直插祈福树，开始天还是很热，汗水浸湿了衣服，但一到横太路口，温度似乎就降下几度，虽持续的干旱，可溪涧里还有潺潺的水流。我告诉郑局和秦总，横太路大约4公里，从太阳冲连接到横冲，也是月亮湾的循环路，这里环境非常好，目前路基工程已近完工。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天慢慢的暗下来，颇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如此幽静雅致呀？当初是谁想到修这条路的？真是点睛之笔。”秦总突然问道。

这一问，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年初时光，今年元旦刚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就在县委宣传部曹君部长的陪同下前来东西溪乡“作家村”考察指导，根据预先的路线，我们准备进太阳冲，也许是徐主席部队出身的缘故，走起路来足下生风，穿过作家村“大厂房”已然把一群人撇在身后。我们跟上步伐时，却已经进入了横冲，我们就建议徐主席走太阳冲，主席笑着说：“不要紧，走哪算哪，不预设目标。”同行中有人说：“两条冲可以从山上绕过去，但是好久没人走了，不知道路行不行。”徐主席说：“有人走过就行，今天我们就走走。”一行人便决定从横冲往太阳冲绕行。说实话，那时候，大家心里真没底，月亮湾来过不少，横冲却很少来，更不要说爬山越岭翻过前方的大山了，但是徐主席愿意“探险”，我们肯定也乐意体验。在横冲里，一位老乡自愿给我们当向导，老乡说这条路虽是羊肠小道，但在以前很重要，当年三线厂红火的时候，磨子潭镇几个村的人都从这里抄近路来赶集，后来，三线厂搬走后这里人就越来越少，以致荒废，去年又发了一场大水，路基都冲垮了。徐主席问：上面还有人家吗？老乡说：没有了，只有一户去年也搬走了，房子都空着在，有的早就倒塌了。主席一路走一路问，始终在最前头，路比想象中还要难走，但是景致却特别好，一路溪流相伴、叶草青青。爬上一条山梁，老乡同我们道别，他说从这里下山下面就是太阳冲了，下山的路更不好走，叮嘱我们小心。在我看来，下山其实不能说路不好走，因为几乎就没有路，我们在树林和草丛间穿行，此刻已近中午，阳光撒在一大片金黄的芦苇丛上，徐主席忽然回过回头对大家说：我就是来找感觉的，你们看这个位置多好！主席站在那里许久，默默地眺望远方……天空一蓝如洗，身边远山相对。

离开月亮湾时，徐贵祥主席深情地告诉我们，他一直有个梦想，在白云深处的半山腰，有一片隐约村庄，外貌朴实而内设舒适，和外面的世界若即若离，远看朦胧，近看诗意……他说今天走的路看了老房子、欣赏了老景致，找到了老气息，以后作家入住了，可以把山路修好，文学小道、大路朝天！

……
与两位队长一路漫步，讲了很多关于月亮湾的故事，探讨了月亮湾作家村今后的发展，郑局很有感触地说：你看，以前三线厂在的时候，这里很繁华，西溪有“小南京”之称，后来三线厂搬走了，一下子冷落了几十年，如今一定要把月亮湾作家村建起来，这既是大米也是精神！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守望树位置，工地上还在加班加点的建设，此刻天边红霞似火，四周青山如墨，好一幅印象派的油画。

